

李琳之◎著



中華 祖脈


西苑出版社
WESTVIEW PRESS

中华祖脉

李琳之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祖脉 / 李琳之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51-0417-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5586 号

中华祖脉

作 者 李琳之
责任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52470795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417-1
定 价 36.00 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郭贵春

李琳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闲暇之际，他总要过来跟我聊聊天，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个践行者。二十多年前他读研究生时，就深入晋南农村做社会调查，写了很多有分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和报告文学，发表在省内外各级报刊上。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当代农民价值观念的哲学思考》，后来他把这篇论文扩展开来，写成了一部洋洋 20 万言的关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专著《黄土魂》，并于研究生毕业的次年，即 1994 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那时他才 27 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这部《黄土魂》涉及“三农”问题之广，研究“三农”问题之深，当时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国在此之后的 20 年改革开放历程竟和他在书中的分析预测惊人的一致，譬如农民工问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农业户口问题、小城镇问题，等等，他在书中不乏真知灼见。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会走一条平坦的学术道路或到行政部门去端现成的铁饭碗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扔掉这些来之不易的东西，下海经商去了，真正走了一条“学而优则商”的道路。

就在李琳的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有两三年没了他的信息。谁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给我奉上的是两本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文化散文集《天才的悲剧》和《感喟秋雨》，还有这本厚厚的《中华祖脉》书稿。原来他“学而优则商”，又“商而优则学”，竟埋首于青灯黄卷中和古人为伍了。他继续着自己“践行者”的风格，不仅读“有字之书”，更读散布在田间地头的“无

字之书”。他循着我们老祖宗的足迹，上山下乡，走东访西，实地考察这些先人活动的遗址废墟，寻访中华文明滥觞之地的种种蛛丝马迹，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祖先活动脉络，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观照“三皇五帝”和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不可低估。

我们所谓的“三皇五帝”在历史记载和民间的传说中变动不居，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帝，乃至舜帝等都被各种历史典籍视作了中华民族理所当然的祖先，都成为了我们炎黄子孙顶礼膜拜的对象。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氤氲在他们的血液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他们这里成为原点。不管是史料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三皇五帝”都显得久远而飘渺，这就使得我们的根祖文化研究有了相当的难度。从古至今，很少有研究者能做到公正、客观，往往是攻其一面而不及其余。李琳的《中华祖脉》是一部恢宏、大气的历史文化散文，他试图克服这些偏颇，试图从实地考察得到更有价值的材料和启示。我们从他这部煌煌30万言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努力。这里有孑然屹立、默对天空的废墟遗址，这里有页面发黄、字迹漫漶的历史记载，这里有纷纷扰扰、历千年而弥新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这里还有渗透着始祖文明因子、锈迹斑斑的出土文物。“把这四方面联系起来考证行文，尽量做到全面、公正、客观”，这就使得这本书有了厚实的根基，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史学价值。

我理解，《中华祖脉》应当表达这两层意思。第一，晋南、晋东南地区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生活、繁衍的主要根据地，是中华民族这棵庞大树冠的直根系。本书第一编中的五篇文章《皇天后土》《炎帝陵》《尧都真容》《忐忑尧陵》《尧天昭日》就是我们传颂数千年的“三皇五帝”实际生活场景的再现。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伏羲画卦的宏大场景，我们能够体验女娲补天造人的悲壮情怀，我们还能够体味神农氏炎帝“种五谷，尝百草”的亲民胸襟。当然对于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帝尧访贤、舜耕历山、大禹治水、皋陶判案、造父驾车、许由洗耳、师旷正音、叔向贺贫等神话传说故事，我们在这个“中华祖脉”绵延的地方会和作者一样，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因为作者把这些故事发生的具体方位都考证了出来，把这里发生的文化源头的故事都结合出土文物给读者做了很具象的描述。我能够感觉到李琳当时站在那里的那种神驰万里、思接千载的激荡之情。第二，作者告诉我们，晋南、晋东

南地区还是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氤氲、繁衍的原点。譬如古晋国文化，“晋都怀古”这一编的几篇文章《赵康古城》《层台夜月》《晋城霸基》等都是用或沉重或轻松的笔调，幽幽诉说着晋国文化的璀璨光芒，尤其是身居春秋五霸之首的晋文公重耳的伟大人格文化，直接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学说的源头材料；再譬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忠义”文化，本书的“赵孤悲歌”这一编就通过《赵盾墓前的沉思》和《赵宣子故里祭》两篇文章，挖掘、还原了“赵氏孤儿”故事的真相，从多种角度考证了“赵氏孤儿”故事就发生在李琳的故乡——山西省襄汾县赵康镇晋国古都赵康古城这一带。李琳用他饱含深情的笔触给我们重新诠释了“忠义”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外延：“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三公义薄云天的壮举，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当地人的血液里。700多年后，在此往南不到100公里的河东解良（山西运城解州），又走出了一位‘忠’‘义’双全的圣人关羽，其影响遍及全球各地的华人世界，甚至成为他们焚香叩头、顶礼膜拜的心中‘大帝’。又过400年，在此地和运城解良之间的绛州龙门黄河边上，一位忠勇撼天的白袍将军薛仁贵又成为大唐、成为中华民族的‘忠’‘义’象征的传奇。古老的晋国故绛文化，用她鲜活的血肉诠释了那生命深处‘忠’‘义’的丰富内涵，就是从这里，简简单单的‘忠’‘义’两个字变成了千年积淀的中华文明的血液和灵魂。”除此以外，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介子推志在清明的孤标傲世人格文化、汉留侯张良急流勇退的隐士文化、姑射山神仙信仰的道教文化，等等。

《中华祖脉》一书给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李琳在探索一种新的文体表达方式，这就是他在“后记”中所说的历史大散文。其实，我看用学术大散文概念来表达可能更贴切一些。他既不同于那种“感喟式”文化大散文的意象、夸张，也不同于那种“小说家”文化散文的诗意、浪漫，他更看重的是一种散文化的学术求证，是那种将枯燥、乏味的学术问题用浪漫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既有学术文章的逻辑严密性，又有文化散文的审美情趣性，是将学术和文学、历史和现实、高雅和通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里，李琳没有因为文学必需的浪漫想象而去凭空杜撰，更没有像一般文人那样故作姿态、无病呻吟，他的理性思维保证了这本书历史学术问题的真实严肃性。同时，李琳也不同于一般书斋里的学者，从一个古人到另一个古人，从一个朝

代的文献到另一个朝代的文献，死板教条，用枯燥乏味的、晦涩深奥的语言做文字游戏。我感觉，李琳把僵死的东西变成了鲜活的画面。他在追求文章的“真”和“善”的同时，更注重了文章的“美”；在强调文章蕴含的内在价值时，也在追求扩大文章的受众面。尤其是他写文章时，总是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从不考虑发表与否的问题，以“长”、以“大”、以“尽兴”见其特色，譬如，《皇天后土》《炎帝陵》《晋城霸基》都在2万字左右，《尧天昭日》则达到了3万字，这种吞古纳今、随心挥洒的文章有一种磅礴的气势，我们读来产生的感觉是海阔天空、酣畅淋漓。这符合他的一贯风格。

《中华祖脉》的价值不止于此。重要的是李琳一边走着，一边思考着；一边思考着，一边探索着。他从感性出发，又不停留在感性层面，而是透过外在的表象，去洞悉事物的本质，给读者以有益的哲理启示，这使他的感喟具有了深刻的理性特征；他从“小我”出发，又不以个人情感为坐标，而是把“小我”融化在社会的“大我”之中，以整个社会的人文情怀为归结点，这使他的发声具备了“大气”的视野；他探索的是历史文化，但他又立足于当今的现实，牢牢地把握着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这使他的写作有了明确的时代指向；他做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但他不辞辛苦地跑遍中华祖脉绵延的山山水水，用科学实证性的态度去探讨、去求证我们的远祖文明，这使他的文章理论拥有了坚实的根基。李琳以一种“在野”的、独立的、综合民间历史见解的方式，深入历史的源头深处去全面审读、拷问我们的祖脉文化，《中华祖脉》因此有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

俗话说，文如其人。我在《中华祖脉》中看到了李琳的影子：坚定执着，恢宏大气，感恩奉献，激情四射。

2014年1月1日

（郭贵春，当代著名哲学家。现任国家重点学科科学技术哲学首席科学家，国家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长期担任山西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哦，故乡

(代自序)

李琳之



离开故乡的时间愈久远，对故乡的思念就愈强烈。我常常感觉自己就像天空中挣扎翱翔的一只风筝，无论你飞得多高，飞得多远，身后总有一条看不见的丝线，把你和故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根丝线的线头就攥在母亲的手里，攥在乡亲们的手里，他们轻微的一个抖动，你就可能要翻一个筋斗，甚或他们的一声咳嗽，你的整个身体都禁不住颤栗一下。

我的故乡山西省襄汾县赵康镇地处晋南地域核心、临汾和运城的交界地带。这里没有雄伟高大的崇山峻岭，也没有淙淙吟唱的小河流水。东西南北都是平展展的庄稼地。那看似幽静神秘的青纱帐，那波动起伏着金色波浪的麦田，就是我儿时嬉戏的战场和乐园。

我记事时，“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经接近尾声，但遗风犹在。所以，学校里、社会上都还弥漫着一种阶级斗争的硝烟迷雾。我所听到的、看到的，甚至在书本上读到的，都是“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人物。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去野外玩“当英雄，抓坏人”之类的游戏。有时候玩累了，在歇息的时候，抬头遥望西边几十里之外莽莽苍苍的吕梁山，再转身

看看东边同样遥远、同样是云遮雾绕的太行山，禁不住就想，自己怎么就生在了这么一个既无青山也无绿水的地方？不能戏水，不能游泳，不能爬山，也不能采摘野果，太没意思了。书上讲的和老师说的大英雄、大人物，怎么家乡就没有一个？我稚嫩的心灵里遂产生了一种恹恹的失望情绪。后来，年纪略微大一些，我听到大人们说起家乡师庄（即赵康村）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和咱们南赵村杨家四大家族的故事，我心里不以为为然，他们几家不就是和刘文彩一样的大地主吗？历史书上也不见提他们一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后来母亲又给我讲赵氏孤儿的故事，说赵大夫（即赵孤的爷爷赵盾）是东汾阳村人，赵雄、赵豹、东汾阳、西汾阳四个村子是赵氏家族的四舍，南赵、北赵、大赵和小赵都是赵氏后裔所在地。蒲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村这一带。我那时尚小，对晋国的历史一窍不通，虽说有了一种伟人之后的感觉，但又觉得很虚无缥缈，那不过是杜撰的戏曲故事而已，也就激动了一下，随后就又陷入没有英雄先人的郁闷之中。再后来母亲接着给我讲，咱这地方可是个千里难寻的好地方，历史上就没有遭过什么太大的洪灾。你看，村里800多口人，就有近一半都是河南、山东逃荒要饭过来落户的。连帝王都看中这个地方建都呢！我将信将疑。母亲说，咱们村南边的晋城园子几千年前就是不知哪个朝代的都城呢！传说，在很早以前，有一天突然发生了大地震，天翻地覆，黄风狂刮，连长了好几百年的大树都被狂风连根拔起，好多人都被刮到了半空中，死伤无数，那个都城一夜之间就被黄土掩埋了。我听得惊心动魄，觉得像是天方夜谭。后来就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到7公里之外的汾城上高中了。

汾城，村里人都叫县上，说是原来的太平县城所在地。我在汾城镇看到的是一式破破烂烂的老房子、老建筑。有一座大堂虽然看起来比较宏大，可能年代太久了，给我的感觉是龇牙咧嘴、四面透风，街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没什么好玩。两年的时间，我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汾城也没留下太多的印象。

后来我远离家乡，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当若干年后，我的目光重新认真扫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时，我几乎被新的发现惊呆了。我那时

才惊觉，自己儿时是多么无知，内心很有一种难言的羞愧和不安。

我原来听到的四大家族故事竟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是乡人一鳞半爪的模糊传言。事实上他们都是明清时代晋商响当当的领军人物，是名扬天下的平阳商帮中的卓越代表。师庄尉家和北柴王家兴起于明末清初，名声一度震于寰内。连康熙和乾隆都曾先后向他们伸手借钱。尉家的店铺当号最盛时期遍布大江南北 18 个省，大名鼎鼎的郑板桥都屈尊甘为尉家私塾的教书先生。王家在乾隆时达到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当时的晋中商人籍籍无名，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远逊晋南即平阳商帮）。南高刘家也不遑多让，其家财万贯，各种当号铺子数百家，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刘家的最后一代掌舵人刘笃敬是民国时期山西商会会长，曾联手另一个晋商代表人物渠本翘共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山西保矿运动。刘笃敬还是事实上的山西近代工业的奠基人。我们村的杨家杨世堂，崛起于风雨飘摇的民国初年，其靠多年的长途贩运，占领了西北陕、甘、青、宁的大部分皮货市场。1921 年，在和洋人争购西北皮货生意的斗争中，杨家智取洋人，一举成为西北商界巨魁。杨世堂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投入巨额资金开办新绛火柴厂，又创立了山西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新绛大益纺纱厂。在 1916 年后如排山倒海般纷纷破产倒闭的晋商乃至整个华商全面衰落时，杨世堂以其大无畏绝地反击的精神，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成为晋商晦暗形势下迷离闪烁的一抹亮光。

母亲说的那个晋城园子，今天我也有了清晰的眉目。那曾经是名震天下的晋文公重耳称霸的王都遗址赵康古城。重耳在这里逃亡，在外流浪 19 年，又是在这里剑指天下，以 60 多岁的高龄称霸诸侯，成就了晋国以后绵延 150 余年的不世霸业。当然，震惊中外的赵氏孤儿案也是在这里酝

酿、发生，以至于直到今天，赵氏孤儿的遗迹在这一带还是琳琅满目、俯拾即是。

3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电影、电视剧的连续热播，“赵氏孤儿”的故事已是天下皆知。赵衰、赵盾、赵朔、赵武祖孙四代的忠心耿耿和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的大义凛然，让国人为之扼腕叹息。它不仅弘扬了可歌可泣的忠义精神，让忠义灵魂随着赵氏建立赵国的脚步遍植在“燕赵义士”的骨髓中，还在我的故乡继续开花结果。赵氏孤儿案700年后，还是在晋南这块土地上，“忠义之神”关羽关云长横空出世；又400年后，以忠义昭日月的唐朝白袍将军薛仁贵再次在我的故乡不远处从天而降。而颇富戏剧性的是，此前不久，唐太宗李世民把战功赫赫、忠义双全的尉迟敬德分封到了太平县，即汾城。我曾经看到的那些个破旧不堪的古老建筑，那座颓唐荒芜的衙门大堂，竟然就是一千多年前尉迟恭的帅府。

公元前466年，即周贞定王三年（时晋都故绛已由我的故乡迁至其西南10公里之外的侯马新田100多年，称为新绛），一场毫无征兆的大地震忽然间从天而降。天崩地裂，狂风大作，黄沙弥漫，房屋倒塌，死伤累累，曾经的晋都故绛一夜之间成为一片瓦砾废墟。唐《开元占经》云：“晋空桐震七日，台舍皆坏，人多死。”这就是流传在故乡一带“黄风夜平晋国城”故事的真实历史背景。

曾经让我想入非非的东西两山，更是名震寰宇，让我惊叹不已。西边的吕梁山，实际上就是被列子和庄子称为“有神人居焉”的“藐姑射之山”；东边的太行山，是著名的“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孔子回车”等故事孕育发生的故乡，是中国远古创世神话主要发源地之一。

我抱怨故乡没有可以嬉戏的河流，没有旖旎的青山绿水，现在想来那时是多么天真和可笑。我们村往东10公里处就是举世闻名、滋润着三晋大地的汾河。2700多年前，即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旱灾，秦穆公不计前嫌决定借粮给晋惠公。秦国派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自西向东500里水路押运粮食，随后换成车运，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故绛城。运粮的白帆从秦都到晋都，800里路途首尾相连，络绎不绝，成就了历史上著

名的“泛舟之役”。

就在这个汾河边上，就在“泛舟之役”轰然滚过的地方，距离南赵村仅有10公里、一个叫万王的村庄竟然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还走出了伟大的思想家和两个流芳千古的绝代诗人——中国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王通、被后人称为旷世奇人的唐代诗人王绩（王通之弟）和写出传世名篇《滕王阁序》的天才诗人王勃（王通之孙）。

王通曾经在汾城镇西门外的文中子（王通号文中子）洞遗址上讲学，后来此地修建了文中子祠，再后来改建成声名赫赫的龙门书院。

汾城镇外东南两公里处的孝村，是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的故里。李牧蒙冤惨遭杀害后，被他的四个儿子运回故里安葬。四个儿子披麻戴孝，守墓三年，其孝行感天动地，原村遂被时人称为孝村。四个儿子居住的地方后也繁衍成村，分别成了汾城东北屏障的东李、西李、南李、北李四个村庄。

几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让我几乎是在一朝之间领悟到了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精确内涵。在大邓乡和陶寺乡交界的龟山上，耸立着一座张良祠。《襄陵县志》记载，这里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墓。张良急流勇退后，就隐居到了龟山上辟谷修炼，后在此地“羽化成仙”。山脚下的张相村则是张良故里，其中斑斑点点的雪泥鸿爪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代风流的传奇。

襄汾还是元杂剧四大代表人物之一郑光祖的故乡，是元朝著名画家朱好古的故乡，是现代画家刘锡永的故乡，是现代民间文学活动家、研究家贾芝和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贾植芳兄弟俩的故乡……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大家俊才层出叠现，世代不绝。当我还沉浸在为先人骄傲的喜悦中时，蓦然回首，丁村和陶寺的模糊背影又闯入了我的心头。朦胧间，我看到一群围裹着虎皮兽衣的原始人和穿着葛布麻服的帝尧、弃、舜、伯益、四岳、大禹……从远古向我姗姗走来……



丁村离南赵村就 20 公里左右，但我第一次知道丁村这个举世闻名的名字却是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丁村就位于襄汾县城东南 2 公里处的汾河岸边。1954 年，“丁村人”出土面世，她就像一道震耳欲聋的闪电惊雷突然爆炸在国际考古界的上空。曾经宣称中国人是“西来论”的鼓噪者耷拉下高昂的头颅，蔫了。丁村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我们的祖先“丁村人”大约 2 万至 20 万年前生活在这一带，它正好弥补了距今约 70 万至 23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距今约 1.3 万年间山顶洞人的中国古人类断代的空白。

丁村人世代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在和大自然的艰苦搏斗中，在和虎豹狼虫较智逐力的进化中，也终于在若干万年以后，缓慢但又坚定地踏到了时代文明的门槛上。东北距丁村不到 10 公里，中华民族远古国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就冉冉升起在这个地方，一个再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面世了。这个叫陶寺的地方竟然埋藏着一个古老的国都雏形，这就是国人闻之能诵的帝尧国都古平阳。280 万平方米的古平阳城址废墟出土的一刹那间，把曾经被视为传说的远古神话变成了证据确凿的中国远古历史。在这里，帝尧划定九州，“中国”第一次开始闪耀在神州大地；在这里，帝尧“敬授民时”，中国农历开始了它的雏形；在这里，龙首次成了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成了中华民族灵魂与精神上的图腾；在这里，帝尧以天下为公，开创了历史上闪耀着熠熠光辉的民主禅让制；还是在这里，两个朱书文字的出土，宣告了帝喾和帝尧时代汉字文化初始形成的标志……

帝尧去了，但他让后人“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丰功伟绩在晋南、在山西、在整个神州大地上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踪影——陶寺往北 30 公里左右的汾河岸边是众子民百姓感念帝尧恩德而“撮土成丘”的巍巍尧陵；陶寺西北 30 公里处临汾市尧都区傲然矗立着规模浩大的尧庙；尧庙

西南3公里之遥是被称为“帝尧故里”的伊村；临汾北上10公里的洪洞县甘亭镇羊獬村是帝尧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出生的故乡“唐尧故园”；临汾东行100公里处的长子县是帝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死后被葬在丹陵，后人称为丹岭。由此发源，蜿蜒东流的那条河流叫丹河。

尧在位70年，禅位于虞舜。“舜耕历山”的故事名扬中外，仅在晋南一带，称为历山，并且有着相关传说的就有两处：其一在洪洞境内；其二是那个地跨翼城、垣曲、阳城、沁水四县，南临黄河谷地，北倚汾渭地堑的历山。每一处都留下了舜王和娥皇、女英两位妻子稼穡耕种的斑斑遗迹。《史记》载：“舜生于蒲阪（今永济市），渔于获泽（今阳城县），耕于历山。”最后定都蒲坂。虽然舜都蒲坂的痕迹在今天的永济市已被千千万万个无情岁月的冷风凄雨涤荡一空，但典籍史料上的凿凿之言，还是让我在彳亍而行的孤旅中听到了他踏在这一片土地上“啜啜”作响的空谷足音。

虞舜传承了帝尧的民主禅让制，把帝位无私地传给了大禹。大禹定都安邑，即今天的运城市夏县。禹都俗称禹王城，其遗址是东周魏国早期都城安邑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西北7公里处，已成中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里留下了“白马峰”“金筒峰”“禹王碑”等随处可见的大禹模糊的影子。

传说，大禹受帝尧之命治水，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以至于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吸取了父亲鲧治水的教训，变“堵”为“疏”，经过13年的奋战，才终于取得胜利。史载，上古时期，位居今晋南黄河中游的河津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龙门山高耸在河谷中，堵塞了河流，河道因而变得十分狭窄。汹涌奔腾的河水冲堤上岸，肆虐泛滥成灾。大禹到此视察后，毅然决定开凿龙门。于是在他的率领下，成百上千的人投入到挖山的战斗中，最终把龙门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河水自此畅通无阻，山西也从此告别了洪涝灾害的历史。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鲤鱼跳龙门”故事就孕育在这道曾经是浪涛滚滚的河谷中。数千年后，一代诗仙李白一袭白袍，挺立在龙门口上，临风凭眺，捻须吟哦：

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
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大禹当然无法听到李白的感喟。他是四千多年前活动在晋南一带的夏部落几代首领的一个形象综合体，被称为夏后氏。他所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就被称为夏。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文明时期的阶级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晋南包括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因处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晋东南包括长治和晋城两市，因地处高崖，摩天擦日，“与天为党”，故称上党。河东和上党联手构筑了中国的远古文明，是氤氲华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源头所在。

今天，我重新审视这片到处泛滥着中华文明因子的土地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儿，岂止仅仅是我的故乡？岂止仅仅是这一带居民的故乡？又岂止仅仅是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一说在陕西）、司马光、郭璞、王维、卢纶、柳宗元、司空图、聂夷中、关汉卿的故乡？又何止仅仅是大政治家、军事家张仪、廉颇、蔺相如、周勃、卫青、霍去病、霍光、张辽、狄青、毛文龙、陈敬廷的故乡？这片神奇的土地啊，分明是所有中国人的祖居之地，是所有散落在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的精神根柢！

当西方人自豪地把亚当和夏娃当作他们的祖先顶礼膜拜的时候，黄皮肤的东方人也在默默虔颂着他们视为祖宗的天皇伏羲、地皇女娲和人皇神农氏炎帝。连篇累牍的典籍记载，纷纷扬扬的民间传说，俯拾即是废墟遗迹，布满土屑锈迹的地下文物，都向我们吟唱着曾经的“三皇五帝”文明就滥觞于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

临汾吉县有巍峨起伏的人祖山，那里发现了雕刻在山岩上的接近万年、已经斑驳陆离的女娲岩画，还有埋在娲皇塑像下面具有 6200 年历史

的娲皇骨；洪洞县赵城镇东南两公里处巍然挺立着一座有数千年之久的娲皇庙，里面还耸立着两座不知年头的娲皇正陵和副陵；运城万荣县那个被视为海内女娲皇庙之冠的后土祠，其最盛时面积达到了63万平方米。传说女娲造人时，就躲到这个四面环水的孤岛上生育繁衍。黄帝阪泉之战后曾经来此“扫土为坛”，祭祀先祖。后来，汉武帝又先后六次莅临后土祠祭奠后土娘娘女娲，并留下了千古名作《秋风辞》。被后人历数千年而传颂的女娲补天处，就在长治县的上郝村。那里有一座天台无影山，山上建有娲皇庙。另外，这个地区还有两处女娲补天传说的地方：一处是位于晋城市东南17公里处的浮山；一处是位于阳城县与河南济源市交界处的王屋山。王屋山又称皇母山、女娲山。后人感念女娲的功德，就在神州大地上修建了数不胜数的女娲祠庙。这在晋东南地区更是星罗棋布，随处可见，譬如潞城市威里店娲蝗圣母庙，襄垣县仙堂山娲皇宫、城关镇娲皇庙，平顺县堡沟村娲皇圣母庙、井底村娲皇庙、鹅坡村东北娲皇宫，黎城县岚沟村三皇圣母庙、广志山巅娲皇梳妆楼，武乡县下合村娲皇圣母庙，晋城市郊区磨齿山娲皇庙，阳城县南郊高媒神祠……

母系氏族逐渐进入象征男权的伏羲氏族社会后，伏羲氏也夺走了原属于女娲“天皇”的崇高地位和荣誉。事实上，伏羲氏和女娲氏还隔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他们也分别是两个不同部落数代首领的名称。传说的伏羲画卦处就在今天洪洞县淹底乡的卦地村。卦地村地势较高，村中有一道反“S”形沟壑，将这块源地分为首尾相接的一对分别叫做南卦地、北卦地，形似太极图的鸳鸯鱼。吉县人祖山也有地势高峭的伏羲台，传说伏羲在此“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贵万物之情”。另外在晋东南地区也留下了伏羲氏诸多的古遗斑迹。

史载，炎帝是伏羲氏的后人，炎帝号神农。晋城高平市有炎帝陵，还有炎帝“种五谷，尝百草”林林总总的各类形踪迹影。长治市屯留故城南的故留吁国西是炎帝少女精卫所居的发鸠山；正南绵延起伏的羊头山是炎帝培植五谷的实验基地；东南崔嵬雄浑的黎岭是炎帝所建黎国的古都遗址；正东云雾缭绕的山野是以炎帝文化遗存闻名于世的长治县百谷山；百

谷山往北的黎、潞县域有羊神山、羌城、姜庄、黎侯镇……炎帝族的发祥地在古上党。上党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炎帝族生活链。炎帝出生、成长、创业、建国、殡葬、陵庙群，都在古上党高平县羊头山方圆百里之内。

炎帝部落经过数百年的辉煌后，逐步衰落，在与后来崛起的蚩尤部落战斗中失败，遂联合新兴的黄帝部落在今天河北涿县（一说在今运城盐池一带）同蚩尤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蚩尤被抓住后肢解于今运城解州，解州一名就由此而来。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说，解州盐池的卤水呈红色，即所谓的“蚩尤血”。《孔子三朝记》亦云：“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股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解州附近现在有个村子叫蚩尤村，又叫蚩尤城，城里有蚩尤冢，后改名叫从善村，传说这里就是蚩尤故里。后来云贵一带奉蚩尤为祖先的“九黎三苗”一族和今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族，都是由此辗转南下或逃亡北上的蚩尤后人。

黄帝在逐鹿之战中脱颖而出，一举登顶，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并得到天下黎民百姓的拥戴。大权旁落的炎帝心有不甘，于是，又一场争夺天下的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阪泉，即今运城盐池一带，史称阪泉之战。黄帝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完胜炎帝。落败后的炎帝部落四分五裂，有的跑到了今西部青海、宁夏地区，后来发展为羌族；有的逃难到今湖南株洲炎陵县一带，有的落荒至今陕西宝鸡地区。这些落败的炎帝残部在新的地方又推出了新的首领，并统称为炎帝，还把原来炎帝部族的风俗习惯、宗族信仰又一代一代传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些地方都有炎帝陵留存的原因。

炎帝率残部退守到了今长治市黎岭一带，并在此建立了耆国，亦称黎国，该国度延续了上千年，后成为殷西内属国。其首领勤劳王事，深得重用，是商王朝重要盟友之一。周文王灭密须后，便挥师东进，灭了耆国。

黄帝部落经过这两场战役后，统一了天下，原来分别以炎帝、黄帝和蚩尤为首的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一个强大的华夏民族得以形成。炎帝和黄帝遂成为炎黄子孙公认的华夏民族始祖和人文初祖。

黄帝主要活动区域就在今天的晋南、豫北和陕东黄河中游流域。黄帝